

# 奔跑的蜗牛

B E N P A O D E W O N I U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某一人一生的挚爱，  
爱，深埋心底，难以割舍。  
蜗牛背着沉重的壳，一步一步向前爬，再辛苦也不愿放下，  
因为，那壳已与它的生命相连。



蝶之灵◎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奔跑的蜗牛

B E N P A O D E W O N I U

蝶之灵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奔跑的蜗牛/蝶之灵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59-6581-2

I .奔… II .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7507号

|      |                            |
|------|----------------------------|
| 书 名  | 奔跑的蜗牛                      |
| 作 者  | 蝶之灵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刘 旭                        |
| 责任印制 | 陈 晨 刘 旭                    |
| 印 刷  |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00×1000 1/16              |
| 印 张  | 18                         |
| 版 次  |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59-6581-2     |
| 定 价  | 25.00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卷 初恋/001

- 第一章 卫楠的电话节/003
- 第二章 陆双和陆义义/008
- 第三章 最后一次聚会/019
- 第四章 第一次爱的人/025
- 第五章 醉酒后的温柔/032
- 第六章 那年那个夏天/039

## 第二卷 毕业/045

- 第七章 黎明前的黑暗/047
- 第八章 最彪悍的原元/055
- 第九章 陪陆双磨轮胎/060
- 第十章 愚人节的愚人/065
- 第十一章 旅途中的熟人/072
- 第十二章 陆双的好朋友/077

### 第三卷

#### 旅途/085

- 第十三章 陆义义的秘密/087  
第十四章 怎样才最丢人/093  
第十五章 和偶像的会面/101  
第十六章 狂暴中的祁娟/107  
第十七章 薄脸皮的陆双/112  
第十八章 海边的小风波/117  
第十九章 最爱他的女人/122  
第二十章 这是一个死局/127

### 第四卷

#### 温暖/133

- 第二十一章 何氏灭绝师太/135  
第二十二章 最无奈的迁徙/141  
第二十三章 拿什么整死你/147  
第二十四章 陆双的空城计/154  
第二十五章 所谓一箭双雕/161  
第二十六章 丑媳妇见公婆/166  
第二十七章 同床不能异梦/174  
第二十八章 在医院做标本/179

## 第六卷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尾声/ 270

番外一

番外二

曲终/223

好姐妹的婚礼/225

怎么才算幸福/230

最特别的礼物/237

义诊中的意外/245

永远不会食言/251

陆又又的春天/256

生命中那些歌/264

取名字的艺术/272

岁月静好，流年安稳/276

## 第五卷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惊变/185

醉酒后的告白/187

叫嚣的救护车/195

医院里的温暖/202

默默无闻的爱/207

爱与恨的界限/212

不过是一场梦/217



## 第一卷 初恋



暗恋过的人都会记得这种微妙的感觉，即使往后想起，也是淡淡的心酸。像是青苹果，看着漂亮，入口却酸涩，嚼不出甜味。或许年少时的爱恋，美就美在它的青涩单纯以及没有结果。







## 第一章 卫楠的电话节



哥哥卫腾说：“女人有三种衡量标准，第一，漂亮的外在美；第二，可爱的单纯美；第三，善良的内在美。一二三组合，那叫极品美。小妹，可惜你是第四种。”

卫楠抬起头，非常配合地发出求知似渴的眼波，“哥，什么叫第四种？”

卫腾向妹妹意味深长地一笑，“第四种就是，缺乏前三种的状态下，勉强还能看得出，是个女的呗。”说完他便转过身继续去翻字典，留下一个欠扁的背影。

卫楠低头微笑，“哥啊，咱卫家基因到咱俩这一代，变异得实在太厉害了。你说，我一个女生至少还能看出是个女的吧，你一个大男生……都看不出你是男的，这可怎么办？”

迎接卫楠的是一本厚厚的字典。

卫楠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弹跳的动作如同被上了发条的弹簧，最后以直角靠床头的姿势，定格静止。

梦里的大字典迎面飞来，杀气腾腾，周围还闪着耀眼的金光，如同《西游记》里降妖除魔的法掌，中间还带了个“佛”字，把卫楠从梦中砸醒。卫楠揉揉眼睛，看看周围环境，呼，没穿越，没去古代宫廷也没去架空西方，还在自家的床上——万幸万幸。

不过，现在是半夜了吧？

伸手依稀可见五指，表上的指针指向三点。

最终判定：大半夜。

卫楠安心躺了回去，抱住枕头继续睡，刚酝酿好睡意打算进入梦乡，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铃声在耳边响起。

“好难过……这不是我要的结果……好难过……”

男歌手哀怨的歌声传达着哀怨的情绪，这是卫楠专门给老哥设置的来电铃声，以表达自己每次接到他电话时的心情。大半夜的打骚扰电话，这种行径实在令人

发指！

卫楠接起来，懒洋洋地应了声，“喂，哥啊……”

“死丫头你还睡呢，都几点了？”那边传来的声音犹如杀猪时可怕的惨叫，卫楠揉了揉被震到发疼的耳朵，懒洋洋地道：“哥，你脑子被门夹了？大半夜的打电话你想招魂还是催命啊？”

片刻，手机传来哥哥平静如水的声音，“半夜？我说你还在地球上吗？”

卫楠张嘴打了个呵欠，“你这叫什么话，我不在地球上，难道还能去火星？”

“这么说，是你家大脑死机停止运转，导致其余部件全部卡壳了？”

“你大半夜打电话不是为了损我的吧？”

那边又沉默了片刻，无奈道：“小妹你迅速从床上爬起来到窗户边拉开窗帘往外看看再跟我说话，谢谢。”一个长句结束之后，卫楠似乎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了，顿了顿，又补充一句，“快点儿，听见没？”

卫楠伸伸懒腰，慢吞吞从床上爬下来，走到窗户边拉开窗帘——日上三竿，艳阳高照，窗外风景大好。

卫楠摸了摸鼻子，语气软了下来，“呵呵，今天天气挺好，我手表没电了，我这边显示还是半夜三点……”其实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没兴趣管你那破表，我有正经事跟你说，好好听着。”卫楠咳嗽一声清清嗓子，作演讲前的准备，“咳，我有一哥们儿，叫陆双的，你还记得吗？以前咱们住的那小区，邻居的邻居的对门。”

卫楠打了个呵欠，“嗯，记得，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小时候一起玩过，那会儿你五岁，我估计你早就不记得了。”

“……”那你问个屁。

“我跟你讲，我来A大上学的时候遇见了他，他今年刚好研究生毕业，过几天就要去咱那边工作，他们搬家之后一直待在北方，很久没去南方了，对那边不熟悉，以后你顺便照顾着点儿，听见了吗？”

“哦。”卫楠的困意还没有完全消除，左耳进右耳出，顺口就答应了下来。

卫楠继续叮嘱道：“大家都说南方人没北方人热情豪爽，咱生在南方也不能丢脸对吧？你这丫头少睡点儿觉，一定要把你有生以来的全部热情都拿出来泼洒在他身上，力求把他融化了，听见没有？”

“哦。”

夏日炎炎，此时可是三十多度的高温天气，已经够热了，人都快被晒成肉干了，还热情？我这热情还没泼洒出来呢，火辣的太阳先把我给融化了吧？卫楠低声嘟囔着，打了个呵欠。之后，老哥又是一大堆他会穿什么衣服，长得怎样，火车几点到，你去接他到我们家吃饭，以后怎样怎样之类交代的话……

卫楠一边打呵欠一边点头，姿势如小鸡啄米，等终于结束这次莫名其妙的电话之后，卫楠才大呼一声好困，迷迷糊糊地爬到床上，继续做梦。

梦里，有人在耳边用魔咒般低沉的声音说：“在你还在沉睡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苏醒了很久，很久。”这是卫楠很喜欢的作者周放爱说的话，在某侦探小说里，凶手用迷药连环杀人时经常出现的台词。卫楠觉得自己最近换胃口看侦探小说，有点儿走火入魔，梦里经常看见血淋淋的场面，即便是解剖过尸体的医学生，都觉得有些恐怖。

梦里凶手邪恶的笑声以及受害者凄惨的嗷嗷叫声，让卫楠全身出了一层冷汗。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已是傍晚。夕阳的余晖洒进卧室里，渲染出一片金黄的色调，因为窗户开了一条缝，微风吹过的时候窗帘轻轻飘动，打在窗户上刷刷作响，如同鬼片里招魂的魔音，颇有作案现场的凄惨感觉。

卫楠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哗的一声把窗帘整个拉开。

阳光有些刺眼，卫楠走到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上乱乱的就像杂草，眼睛肿得就像大熊猫，嘴干得就像大旱三年的沙地，裂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口子，如同一个火山口。

这便是被考试摧残了一个月的后果。

卫楠叹了口气，从头到脚开始打理，洗脸刷牙梳头一切工作完成之后，稍微恢复了点儿“人类”的样子。然后她回房把被子拉平，从衣柜里找出T恤、牛仔裤，手脚麻利地换上，从冰箱里拿出牛奶，边喝边冲书房喊：“妈，我出去一下啊，哥让我去接个人。”

卫妈妈突然探出头来，笑咪咪地问：“是去接陆双吧？”

卫楠一边换鞋一边点头，“嗯，哥说今晚叫他来我家吃饭。”

“嗯，你哥哥大清早就打来电话，我已经准备好材料做晚餐了。”

“成，我这就去接人。”卫楠刚要往外走，却被老妈突然皱着眉头叫住，“你穿的那叫什么衣服？”卫楠低头一看，白色的T恤上印的是简单的粉色花纹，这倒没什么问题，关键是，那花纹的形状是可怕的唇印。

卫楠对着远处的镜子笑了笑，“没事儿，今年流行这个。”

老妈依旧笑咪咪的，“别把他吓到，陆双可不比你们两兄妹那么野兽，人家可是书香门第出身，风度翩翩又有教养，看见你这一身的唇印……他肯定会觉得粗俗不堪。”

卫楠被那句“书香门第”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讪笑，“那您让我穿什么？”

“上次给你买的裙子呢？”

“哦，那个啊，我去找找。”

那是老妈突然母性大发要给女儿买衣服，逛了一天的商场才挑中的连衣裙，价

格不菲，样式还不错。就是胸低了一点儿，吊带细了一点儿，收腰提臀的效果太明显了一点儿。

卫楠咬了咬牙，穿就穿，反正总比裸奔好。

居然有点儿挤。或许是睡太久，全身轻度浮肿的结果。

“妈，现在满意了吗？”

这形象其实挺像寂寞空虚半夜出去找人解闷的大龄女青年，老妈你的审美观实在是太成熟了点儿啊……

老妈微笑道：“不错不错，挺漂亮的，挺漂亮的。”

卫楠“嗯”了一声，抓起挂在门口的随身小包，刚想出门，又接到老爸电话。

拿起手机，她听到老爸在那边说：“楠楠，你去接陆双了吧？回来的时候顺便买几罐啤酒，再买条新的毛巾被给人盖，我马上回家了。”

卫楠无奈道：“成，我这就出门了啊，还有要交代的吗？”

老爸微笑着说：“第一次见面，对人家态度好一点儿。”

卫楠挂了电话，回头，老妈微笑着叮嘱道：“别太疯了，让人笑话。”

卫楠翻了个白眼，转身出门。

刚下楼，卫楠的手机又响了。

卫楠接起电话，那边传来死党萧晴柔和的嗓音，“楠楠猪，还睡呢？”

卫楠喘了口气，“早起来了。”

萧晴说：“我刚醒，昨天看小说看到凌晨五点，唉，整个人都蔫了。我听你挺精神的，干吗呢？”

“我去接客。”

萧晴震惊，“接客？！”

卫楠擦了擦汗，解释说：“我是说，去火车站接一个客人。”

“吓死我了，你说话还真是劲爆。”萧晴顿了顿，“什么人那么神秘？要你亲自出动。”

“我哥的朋友。”提起这个卫楠就很是无奈，哥哥是个很热情的人，朋友遍布五湖四海，分布范围十分广泛，他一热情，自己也得跟着遭殃。“唉，我现在还穿着上次给你看过的那个低胸吊带裙，还有超级高跟鞋。”

“啊？那你还真像裸奔了……”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卫楠打断，“大小姐你就别刺激我了，我总觉得我们全家都突然改行变成卖猪肉的了。我哥拿刀杀，我爸拿水烫猪毛，我妈把肉洗干净还切成一条一条的，乐呵呵地往那个叫陆双的嘴边送。那姓陆的什么来头啊，真是无聊。”

萧晴笑着说：“可能是你家人都想让你快点儿找个男朋友呗。对了，明天高中同

学聚会，咱们老班长组织的，你去吗？”

“不去，烦着呢。”

“那我也不去了，你先去接人。我妈叫我吃饭了，晚上联系，拜。”

萧晴的电话刚挂掉，卫楠的手机又响了。

得，今天还真成了我卫楠的电话节了？怎么所有的人都像世界末日似的抢着自己打电话，四个电话还分布均匀，铃声从《好难过》到《朋友》到《你不认识我》各个分组都响了一遍。轮流来电，这次是陌生人，卫楠心情不好，直接挂了。哪料那打电话的人居然锲而不舍，又拨了过来。

卫楠叹口气，接了起来。

“你好，我是陆双。”

卫楠突然怔住。

透过电话传来的男音，语调略低，语气平淡，分外有磁性。如同在耳边缓缓流过的温水，冲击着脑里复杂的神经丛，最后集中在头顶，居然有种让人头皮发麻的震撼之感。这人不是做播音节目的吧？声音还真好听。卫楠在心中暗自评价着。

“在听吗？”那边轻声问。

卫楠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应了声，“嗯，陆双你好，我刚出门，正要赶去接你呢。”

“那么，我在火车站附近的月华大厦的楼下等你，不见不散。”

其实这会儿算起来，他已经等了快半个小时了，应该很不耐烦才对。可是那平淡的语气和低缓的声音，依旧感觉不出他的任何情绪。

“嗯，好的。”卫楠点头。

“拜。”

电话里只余嘟嘟的忙音，那边已经挂了，卫楠“拜拜”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只好讪讪地把手机塞回包里。

这声音，贼好听。

这态度，贼淡定。

## 第二章 陆双和陆又又



此时虽是傍晚，夏日的炎热却依旧没有散去，白花花的马路看上去有些刺眼，被晒了一整天几乎要冒出烟来。两边的绿树也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鲜花倒是依旧在怒放，怒放的脸就像被打了激素导致的功能亢进，随时都会垮掉的感觉，看得人心惊肉跳的。

这就是酷暑啊酷暑，热死人的南方的酷暑。

卫楠后悔自己没带伞，热汗流了一脸又没带纸巾，只好豪爽地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伸手看表，已经下午五点了。怕陆双在这烈日炎炎下久等，卫楠心中有些着急，略微盘算了一下，如果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地铁站顺利搭上地铁，应该能在十分钟之内到达火车站，那么就不会让对方等得超过一个小时，应该够意思了吧。

卫楠低头看了一眼高跟鞋，咬了咬牙，撒腿往地铁站奔去。

因为跑得太快，又是高跟鞋，双脚似乎都没有跟地面接触的真实感，那虚浮的感觉像是武侠小说里的飞天女侠，只是那速度——实在蜗牛。

卫楠低估了本地可怜的地铁容量以及彪悍的群众数量，供不应求的情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害。此时正好是下班高峰期，地铁站那叫入山人海，卫楠麻木地跟着前面的人“赶着投胎”一样匆忙的脚步往里挤。都市的生活节奏如此迅猛，卫楠依旧是夹杂在众多如狼似虎般奔跑的物种中，最慢的一类，叫做——狂奔的蜗牛。

卫楠挥汗如雨，终于挤上了地铁，在快被挤到没气的时候，卫楠突然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渐渐浮了上来。

陆双……是什么人？

脑海中回放起刚才那道低沉好听的声音，感觉很是陌生。卫楠不禁疑惑，哥哥说他曾经跟我们一起在那小区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才全家搬去遥远的北方。小时候玩闹的那群孩子，确实没什么深刻的印象，脸是根本就记不清了，可名字至少还记得的。陆双……怎么就没听说过呢？



对了，邻居的邻居的对门？

陆又又？

居然是他！

“卫楠，我今天认了一个字，跟你长得很像，我写给你看。”然后他在卫楠的掌心写了一个大大的“猪”字。

“卫楠，我今天学了个新成语，叫杂草丛生，正好可以形容你的脑袋。”然后他不小心用火把卫楠的头发给烧了，说是卫楠蹲在他家花园前面，脑袋上的头发太像杂草了。

“卫楠，你又睡到下午三点了，你就去懒死吧。”然后他家似乎搬走了。

卫楠脑海里迅速滑过儿时被隔壁那个坏小子折腾蹂躏摧残的画面，不由得冒出一身冷汗来。

小时候因为写的字太散乱，一堆孩子在地上写字的时候卫楠总是找最简单的名字认，第一个认出的就是“陆又又”。陆双的“双”字中间分得太开，卫楠一直以为他叫“又又”，还暗自想着，他的名字咋那么难听呢，比我哥卫腾谐音“胃疼”还难听。

没想到，如今那陆又又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老妈口中的翩翩君子，大老远跑到这里来找工作？

曾经用火烧焦过卫楠的头发，用剪刀做试验剪碎过卫楠的布娃娃，还在卫楠的书包里放过玩具老鼠吓得卫楠哇哇大哭，导致卫楠被幼儿园那帮小土匪嘲笑了一个月的陆又又同学。

书香门第？翩翩君子？

卫楠嘴角露出个冷笑。

很好，很好。

如今长大了，且让我瞧瞧，你这翩翩书生的狼尾巴收拾得怎么样了。

到火车站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卫楠在人山人海往月华大厦困难地龟速移动，到达地点，定位，扭动脖子，四处搜寻目标，眼前一亮，锁定。

不远处站着一个男生，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色T恤，淡蓝的牛仔裤，不像自家哥哥卫腾那样到处有洞的颓废派，他的打扮倒是非常规矩整洁，脚上的鞋子更是纤尘不染，根本不像刚从火车上下来的落魄样子。他的一条腿微弯在前，脚在地上无聊地转圈，另一条腿撑着地，后背悠闲地靠在墙上，全身上下透着股温文尔雅的书生气。

奇怪的是，他脖子上挂着时尚的MP4，微微眯着眼听着音乐，那音乐声开得太大，卫楠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摇滚。他微薄的唇翘起个淡淡的弧度，似笑非笑，微

微带着点儿邪恶的味道。这神态似乎和书生差得太远了。

卫楠仔细一看，书卷气和些微的邪恶居然在他身上融合得十分完美。

卫楠正打量着，他突然睁开眼睛，锐利的目光直直射了过来，刺得人心头一跳。

“看够了吗？”他双唇微开，轻笑着说，身体直立起来，气势咄咄逼人。

卫楠额头一滴冷汗滑落，赶忙挤出个笑脸来，“呵呵，请问你是陆双吗？”

那人沉默片刻，又重新打量了一遍卫楠，神色略微缓和了几分，笑道：“原来是卫楠啊，跟你哥说的差别挺大，我还以为你是……”

卫楠好奇道：“以为什么？”

“地下工作者。”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顺手把一个包递过来，“麻烦，帮我提下包。”

卫楠愣了愣，这人还真不客气，当我是他家丫鬟？虽然心中气闷，卫楠脸上却笑得十分灿烂，“别客气，你是我哥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应该的，应该的。”

“我没客气。”陆双简短有力地回应，以及，“再帮我拿一下这个袋子。”

卫楠无语了。

一般不都是男生帮女生提包尊重女性的吗，他怎么反过来了，而且还脸不红心不跳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陆双啊陆双，你的脸皮再厚点儿，可以去做防弹衣穿穿。

卫楠翻了个白眼，把袋子接了过来，笑道：“没事儿，一点儿都不沉。”

他一只手提起箱子，另一只手塞在口袋里，自顾自地往前行去。卫楠一手提着一个大袋子，一手拎着个大包，跟在后面，简直就像跟着公子的小丫鬟。

“陆双，你一路辛苦了啊。”卫楠“热情”地笑着，陆双没有半点儿融化的迹象，倒是卫楠快撑到极致了，全身的汗水成了蒸汽把身体围绕住，整个人像热气腾腾刚出炉的包子，还得冲别人热情地笑，实在是一种酷刑。

陆双平淡地说：“你是卫腾的妹妹，也就是我妹妹了，对吧？”

“……对。”

“那么，以后请不要用那种热情的目光看着我啊。我后背都快被你看穿孔了。”

果然，太过“热情”的目光把他吓到了？卫楠微笑着说：“嗯，我只是……”还没说完就被对方打断，陆双回头，似笑非笑的眼睛盯着卫楠，“不然，我会以为，你是在……”嘴角一翘，做暧昧状，“勾引我啊。”

卫楠一个“靠”字卡在喉咙那儿没出来，用力吞了回去。

“你不是学医的吗，死人都见过了，还这么不经吓？”陆双似乎觉得卫楠很好笑，轻轻地摸了摸下巴，意味深长地说，“开个玩笑而已，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卫楠笑得特灿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热情待人是美德。你别误会，我看你只是好奇，对你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咱们初次相见，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卫楠毫不脸红，踩着高跟鞋往前走。



陆双走得不快不慢，悠闲得如同逛街，依旧是淡漠的语气，“嗯，那就好。你哥哥还有你父母，有意撮合我们两个。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卫楠停下脚步，笑眯眯地说：“我没看法，这种深奥的问题，还是交给上帝去处理吧。”处理不好，以后就不给他烧香了。

陆双皱眉道：“你的嘴还真贫啊。”顿了顿，语气严肃下来，“我直说吧，在我看来，我们两人是不会来电的，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我在你家只住一周，找到工作后就各走各路，互不相干，OK？”

虽然他的话说得不太好听，卫楠倒也觉得这人挺实在，能把过河拆桥表现得这么明显还能一脸正经一点儿也不知道害臊的人，实在是不多啊。

“正合我意。”卫楠甩甩头发，走在他前面，回头一笑，“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随你的便。”

有句话说得好：对付凶恶的人，就要比他更凶恶；对付卑鄙的人，就要比他更卑鄙；对付潇洒的人，就要比他更潇洒；对付英俊的人，就要……毁他的容。

现在没办法毁他的容，至少可以打击一下他的自信。

有必要吗？装酷装到这种地步，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男的。得意什么，皮肉都是天生的，是父母给的，你就是再好看，那也是你爸妈的本事。不过，他爸妈还挺有本事的，生了这么个极品，还顺利养大没给夭折了，实在是劳苦功高，该颁发一个“最不容易父母奖”。

远远就闻到一阵香气，卫楠推门而入，餐桌上已经摆满了各色佳肴。

一听到门响，卫妈妈就一脸微笑地冲了过来，陆双非常礼貌地笑着打招呼，“阿姨好。”

卫妈妈接过陆双手里的箱子，就跟看大熊猫一样，亮晶晶的眼神直盯着陆双不放，“小双啊，都长这么大了，来来，快进来，快进来。”然后就非常热情地拉着陆双往屋里走去，把自己的女儿完全当空气给无视了。

被“小双”这个称呼给恶心到的卫楠，轻轻地吐了口气，耸耸肩，把自己提着的沉重的塑料袋放到了桌上。

看来，陆双说的是真的，爸妈还真有意撮合两人。

“没想到阿姨保养得这么好。”客厅那边传来陆双的声音。

卫楠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叔叔好，我听我爸说，叔叔以前打麻将很厉害。”

卫楠的鸡皮疙瘩又掉了一地。

“饭菜是阿姨亲手做的？味道真不错。”

这人还真是虚伪啊！卫楠翻了个白眼，收拾一地的鸡皮疙瘩缓步上前，顺便把